

龍
龔
並
雕
齋
文
集

第一冊



王力著

龍蟲並雕齋文集

第二冊

中華書局

龍蟲並雕齋文集

(全 二 冊)

王 力 著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七 二 三 四 工 廠 印 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6 印張·570 千字

1980 年 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 月成都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16,000 冊

統一書號：10018·362 定價：2.90 元

目 錄

南北朝詩人用韻考	1
古韻分部異同考	63
上古韻母系統研究	80
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的分野及其收音	155
中國文法學初探	198
中國文法中的繫詞	252
新訓詁學	315
訓詁學上的一些問題	328
理想的字典	345
了一小字典初稿	379
漢字的形體及其音讀的類化法	407
古語的死亡殘留和轉生	413
中國格律詩的傳統和現代格律詩的問題	419
詩律餘論	440
中國古典文論中談到的語言形式美	456
略論語言形式美	461

目 錄

漢語語法學的主要任務—發現並掌握漢語的結構規律	487
語法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點	491
關於漢語有無詞類的問題	501
關於詞類的劃分	516
漢語實詞的分類	526
詞和仂語的界限問題	547
中國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	563
漢字改革	577
論漢族標準語	669
邏輯和語言	688
漢越語研究	704

南北朝詩人用韻考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一、導言； | 七、 <u>侵覃銜談鹽添咸嚴凡</u> ； |
| 二、 <u>支佳歌戈麻魚虞模</u> ； | 八、 <u>職德屋沃燭覺藥鐸陌麥昔錫</u> ； |
| 三、 <u>之脂微齊皆灰咍</u> ； | 九、 <u>質術御迄物月沒廢霽祭屑薛黠</u> |
| 四、 <u>蕭宵肴豪尤侯幽</u> ； | <u>鎋曷末泰</u> ； |
| 五、 <u>蒸登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</u> ； | 十、 <u>緝合狎盍葉帖洽業乏</u> ； |
| 六、 <u>真諄臻欣文元魂痕先仙刪寒桓</u> ； | 十一、結論。 |

一、導 言

南北朝的韻書，有呂靜《韻集》、夏侯該《韻略》、陽休之《韻略》、周思言《音韻》、李季節《音譜》、杜臺卿《韻略》等，陸法言的《切韻·序》裏說它們各有乖互。這種乖互的情形可以有四個原因：（一）時代的不同；（二）方音的不同；（三）音韻知識深淺的差異；（四）歸類標準的差異。陸法言等人“因論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，欲更摭選精切，除削疏緩”，大約就是要把不同時代與不同地域的語音系統加以融會貫通，再憑着他們的音韻知識，去決定他們所認為完善的歸類標準。假使我們的揣測不錯，《切韻》所定的語音系統竟近似於潘耒的《類音》^①，並不是一時一地的語音實錄。呂靜諸人的韻書之所以滅亡，《切韻》之所以獨存，也許恰恰因為《切韻》能投合從前的中國學者的復古思想，也許還因為撰述《切韻》的八個人在當時

① 參看《清華學報》第10卷，第3期，647—690頁，拙著《類音研究》。

的文學界有很大的權威，所以才有“我輩數人，定則定矣”的話。總之，如果我們要求一部語音實錄的話，呂靜諸人的韻書的價值未必不在《切韻》的價值之上，而它們的喪佚也就是音韻學上的損失。

但是，我們還有別的史料，藉此可以審核《切韻》的歸類是否符合當時的語音系統。史料中最重要的就是南北朝的韻文，因為這是與韻書有直接關係的；縱使《切韻》與《廣韻》也都喪佚了，我們還可以根據這些史料編成一部韻書。孔廣森既然能單憑《詩經》著成一部《詩聲類》，我們自然也能單憑南北朝的韻文著成一部《南北朝聲類》，而這《南北朝聲類》既可與《切韻》互相證明，也可以在某些情形之下矯正《切韻》的錯誤。

研究南北朝詩人的用韻，對於音值的考定也有很大的幫助。我們不敢斷定凡相叶韻的字的主要元音必相同，但我們可以說，相叶韻的字比不相叶韻的字的主要元音一定近似些。例如支脂之三韻，依南北朝的韻文看來，脂之是一類，支獨成一類；當脂之同用的時候，支還是獨用的。因此，我們可斷定當時脂與之的元音必相同或甚相近，而支與之的距離必比脂與之的距離遠了許多；高本漢(Karlgren)把《切韻》的支定爲“ie”，脂之定爲“i”，是最近情理的。又如魚虞模三韻，依南北朝的韻文看來，虞模是一類，魚獨成一類；當虞模同用的時候，魚還是獨用的。因此，我們可斷定當時虞與模的元音必相同或甚相近，而魚與模的距離必比虞與模的距離遠了許多；高本漢把《切韻》的魚定爲“iwo”，模定爲“uo”，虞定爲“iu”，倒是魚與模近而虞與模遠，就很難令人相信了。與其根據宋人的韻圖去定《切韻》的音值，不如根據南北朝詩人用韻的遠近，因為南北朝離《切韻》的時代很近，而且詩歌裏的韻類總比韻圖裏的系

統更自然些^①。此外，當時或唐代中外文字的對譯，自然也很能幫助音值的假定，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拋棄了本國的史料。本篇對於南北朝的聲類將加以詳細的討論，但對於南北朝的音值則暫不考定，因為音值的考定要比聲類的考定更難，須待把更多的史料研究過，然後敢下斷語。

本篇對於南北朝詩人生卒年及籍貫都特別注意，希望從此窺見語音的進化與方音的差異。本篇所用的材料，只限於《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裏所有的，我想這已經很夠用了，因為南北朝著作豐富的詩人都在這裏頭，至於著作不多的詩人，他們的用韻頗不便於歸納研究，不援引他們也好。

茲先將《百三名家集》裏的南北朝詩人姓名及其生卒年列表如下：

何承天(370—447)	傅亮(?—425)	顏延之(384—456)
謝靈運(385—433)	高允(390—484)	謝惠連(394—430)
袁淑(408—453)	謝莊(421—466)	鮑照(405—466)
張融(?—497)	沈約(441—513)	江淹(444—505)
孔稚珪(447—501)	陶弘景(452—536)	王儉(452—489)
蕭子良(459—494)	任昉(460—508)	劉峻(462—521)
謝朓(464—499)	邱遲(464—508)	梁武帝(464—549)
王僧孺(465—522)	王融(468—494)	吳均(469—520)
陸倕(470—526)	劉孝綽(481—539)	王筠(481—549)
劉孝威(?—548)	劉潛(484—550)	溫子昇(?)
邢邵(?)	昭明太子(501—531)	沈炯(501—560)
簡文帝(503—551)	魏收(506—572)	徐陵(507—583)

① 我不相信宋人的韻圖能完全符合實際的語音系統；《切韻指掌圖》也許就是與《類音》相似的作品。

梁元帝(508—554)	庾肩吾(?—550?)	何遜(?)
庾信(513—581)	王褒(?)	江總(519—594)
張正見(523—594)	李德林(531—591)	盧思道(?)
薛道衡(540—609)	牛弘(545—610)	陳後主(553—604)
隋煬帝(568—618)		

就用韻的變遷看來，南北朝可分爲三個時期。何承天，傅亮，顏延之，謝靈運，高允，謝惠連，袁淑，謝莊，鮑照，張融爲第一期，這一期的特色是：

1. 歌戈麻混； 2. 魚虞模混； 3. 東冬鍾江混；
4. 先仙山混。

沈約，江淹，孔稚珪，陶弘景，王儉，蕭子良，任昉，劉峻，謝朓，邱遲，梁武帝，王僧孺，王融，吳均，陸倕，劉孝綽，王筠，劉孝威，劉潛，溫子昇，邢邵，庾肩吾，何遜，魏收，梁元帝爲第二期，其特色是：

1. 歌戈不與麻混； 2. 虞模不與魚混①；
3. 東不與冬鍾混； 4. 肴豪各不與蕭宵混。

庾信，徐陵，王褒，江總，張正見，李德林，盧思道，薛道衡，牛弘，陳後主，隋煬帝爲第三期，他們又可分爲南北兩派，北派盧思道等用韻略如第二期，南派庾信，徐陵等用韻則有下列三特色：

1. 江歸陽， 2. 欣歸真， 3. 青獨立。

這都是大概的說法，其詳見於下文。現在我們再看這些詩人的地域分配：

(一) 山西系

靈州(傅亮)；鵜鴆(牛弘)；汾陰(薛道衡)；長安(隋煬帝)；

(二) 河北系

① 梁武帝父子是例外。

范陽(盧思道);鄭(邢邵);渤海(高允);安平(李德林);下
曲陽(魏收);平原(劉陵);東武城(張正見)。

(三)山東系

博昌(任昉);臨沂(顏延之,王儉,王融,王筠,王褒);
郟(何承天,王僧孺,何遜,徐陵);彭城(劉孝綽,劉孝威,
劉潛);籍貫未詳者:鮑照。(本傳云東海人,虞炎《鮑照
集·序》云:“本上黨人。”))

(四)河南系

宛句(溫子昇);孝城(江淹,江總);陽夏(謝靈運,謝惠連,
袁淑,謝莊,謝朓);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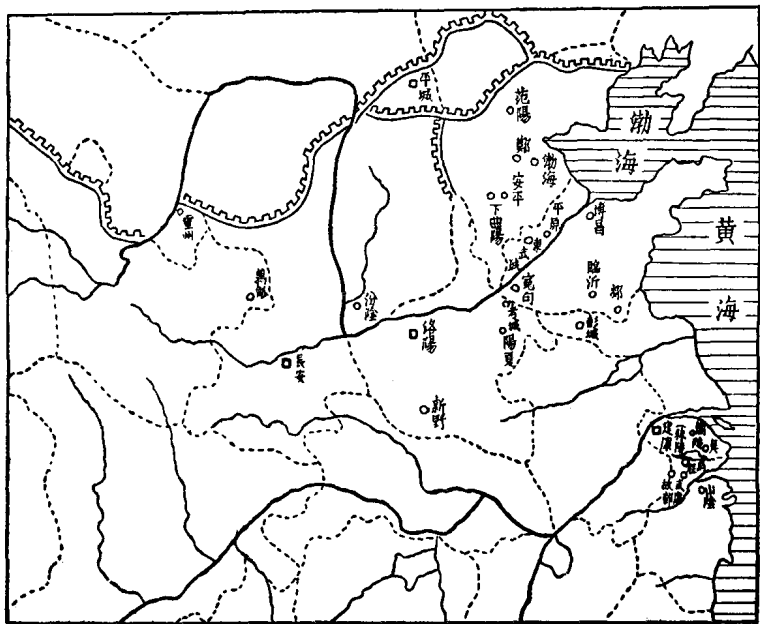
(五)南陽系

新野(庾肩吾,庾信)。

(六)江南系

建康(蕭子良,昭明太子,簡文帝,梁元帝,陳後主);秣陵
(陶弘景);蘭陵(梁武帝);吳(陸倕);烏程(邱遲);故鄣
(吳均);武康(沈約,沈炯);山陰(孔稚珪);籍貫未詳
者:張融。

南北朝雖有陽休之《韻略》諸韻書，然而它們在文學界大約沒有什麼權威，所以易於喪佚。它們既不像《唐韻》《廣韻》藉政府的力量勉強要一般人遵守，那麼，當時諸詩人當然可以順着自然的語音去押韻了。因此，方音的差異自然會在韻文裏留下痕跡。例如徐陵，庾信是南朝的人（庾後仕北朝），所以他們的青獨立，江歸陽；隋煬帝，盧思道是北朝的人，所以他們的青與庚耕清混；江不歸陽。不過，各詩人的方音是否足以代表他的籍貫，還是一個疑問。有兩種情形可以使他們的籍貫與他們用韻不發生關係：第一，如果他們



以祖父的籍貫爲籍貫，這種籍貫在方音關係上就會失掉一半或全部的價值。我在北京常常遇着些不懂福建話的福建籍學生，因而料想南北朝也會有這種名不副實的籍貫。溫子昇本傳載溫“自云太原人”，就是籍貫名不副實的證據。第二，諸詩人除陶弘景外，都是作官的人（或皇帝），做官的人就是喜歡打官腔，也許還喜歡依照官音押韻。雖然有時候在藍青官話裏可以留些土音的痕跡，但已經很難代表一地的方音了。因此，我們發見時代對於用韻的影響大，而地域對於用韻的影響小。然有些詩人的時代相同，而用韻不同，在許多情形之下我們仍可以認爲方言的差異的。

在敘述諸詩人用韻之前，我先立下了六個條例：

1. 敘述之先後，大致以時代爲次。

2. 凡欲證某人的某韻與某韻合用者，僅舉合用之例。
3. 凡欲證某人某韻獨用者，僅以用此韻字甚多之詩或賦爲例；但遇窄韻則不在此限。
4. 除廢霽祭泰四韻外，僅舉平聲以包括上去聲，入聲另列；但遇必要時，亦取及上去聲。
5. 以個人爲研究的單位：例如謝靈運的真文同用，我們並不因此就說鮑照的真文同用；依鮑照的詩賦看來，他的真文却是分用的。
6. 在大部分的情形之下，某人對於某韻顯然獨用，則其他少數的例外只可認爲偶然的“合韻”，或認爲僞品，或傳寫之訛^①。

二三四條只是爲了省篇幅；如果把《百三名家集》裏的韻字完全抄下來做一個全譜，自然更好。但是，現在這種辦法，除了省篇幅之外還有一個好處，就是諸韻分合的情形更顯明些。

① 本文所根據者爲張溥原輯，彭懋謙重編的《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，書中錯字很多。單就韻字（韻脚）而言，如鮑照《掘黃精》“石”誤“日”，《夢歸鄉》“闌”誤“門”；沈約《和劉雍州》“充”誤“克”，《會園臨東風》“霂”誤“櫛”；陶弘景《尋山誌》“山”誤“出”；王僧孺《永寧令誅》“搏”誤“搏”；梁元帝《遊後園》“春”誤“春”；何遜《七召》“敝”誤“敝”，“舍”誤“舍”；吳均《入蘭臺》“社”誤“祠”，《酬別江主簿》“驚”當作“驚”；庾信《馬射賦》“宮”誤“官”，《陸逞神道碑》“摧”誤“推”，《辛威神道碑》“柱”誤“樹”，《鄭常神道碑》“部”誤“郡”，《詠畫屏風》“鄰”誤“隣”；李德林《朝日夕月歌》“芬”誤“芳”，這都是傳寫之訛的例子。我們不敢斷說此外沒有更多的錯字。再說整篇的僞品恐怕還不少：這未必是後人有心作僞，而是把某甲的作品誤抄入某乙的集子裏。例如謝莊的《悅曲池賦》就是從江淹的《悅曲池》裏抄來的兩個片段。江淹的原文是“北山兮黛柏，南江兮頽石；巖峯兮若虹，黛樹兮如畫；暮雲兮千里，朝霞兮千尺……步東池兮夜未艾，臥西窗兮月向山；引一息於魂內，擾百緒於眼前”。謝莊集中“江”作“谿”，“峯”作“岸”，“艾”作“久”，其餘都與江集相同，顯然是後人誤編入謝集的。這種僞品恐怕也不少。

二、支佳歌戈麻魚虞模

(甲) 支佳

段玉裁根據先秦古韻，把支脂之分爲三部；今依南北朝詩人的用韻看來，脂之爲一類，支則獨自爲一類。脂之二韻，有些詩人是分用的，有些詩人却把它們合用；至於支韻，却是很嚴格地與脂之隔離。段玉裁又把支佳合爲一部，認爲與歌戈麻相近；在南北朝的韻文裏，這一點仍與先秦相近似。我們試看任昉《王貴嬪夷策文》以“家蛇紗佳”爲韻；《侍釋奠宴》以“多家華”爲韻，就可見南北朝還有歌麻與佳通用的痕跡，同時也可猜想它們的韻值相近。至於支佳同用者，則有：

顏延之《赭白馬賦》：儀街螭奇羈馳枝離；《皇太子釋奠》：儀街馳猗。鮑照《園葵賦》：委灑靡解。江淹《空青賦》：施娃離儀虧。王僧孺《詠寵姬》：罷屣解買①。

佳韻的字太少，又有幾個常用的字像“涯崖差”是同時屬於支韻的，令我們分不清支佳的界限。如果我們把“涯崖差”也認爲佳韻字，那麼，支佳同用的例子就更多了。

支獨用者：

謝靈運《山居賦》：猗知枝疵，披施崖宜斯池，規奇崖迤②；《遊南亭》：馳規岐池移垂斯崖知。王融《一志努力篇頌》：移爲離垂危馳窺；《阻雪連句》：池枝離漸馳垂知池虧岐儀移厄疲差。謝朓《將游湘水》：螭垂漪岐離移支靡斯。梁武帝《長安有狹斜

① 凡在切韻爲不同韻之字，則加符號以爲標記。例如此處佳韻字下加一畫。

② 凡一篇之中，一韻數見者，以逗點隔開。

行》：知離皮垂卮儀鰲池差；《古意》：離池枝兒知移，枝陞池移知。昭明太子《相逢狹路間》：知離移枝貲兒儀羈卑差池疲奇絀垂吹；《和武帝遊鍾山》：池岐爲垂羈知義儀奇虧池枝吹麾垂斯隨施窺移。簡文帝《晚春賦》：陂枝移池垂離披危；《和武帝宴詩》：支碑池漪兒驪儀。梁元帝《玄覽賦》：皮陂池，羈鰲奇離支離疲，蟻虧。沈約《三月三日》：斯枝兒陂垂離池卮萎炊儀爲；《上巳華光殿》：嬌斯池枝離卮螭漪移曦；《悲落桐》：儀池施知陞枝離斯；《聞夜鶴》：池儀，離垂池宜疲。何遜《哭吳興柳惲》：儀“期”^①規奇爲池知麾移卮危垂“坻”披岐摘。吳均《贈柳真陽》：池枝璃螭卮驪知。王筠《奉酬從兄》：儀垂吹枝池施知。庾肩吾《詠美人》：施儀肢池吹垂移知。江總《三日侍宴》：離麾池漪枝危移。邢邵《新官賦》：奇離差垂施披螭曦疲祇宜施支危；《三日華林園》：池儀移枝虧卮離。庾信《楊柳歌》：枝垂危吹兒離池隨枝皮陂馳支騎螭碑吹窺璃披爲儀池羅移知垂吹；《北園新齋成》：枝窺垂池移吹皮兒卮知。牛弘《大饗歌》：儀馳披規移離危虧。

此外支韻獨用者尚有謝惠連、謝莊、王儉、陶弘景、邱遲、任昉、劉孝綽、劉孝威、劉潛、陳後主、徐陵、沈炯、張正見、王褒、盧思道、李德林諸人。其中偶有雜脂之微灰韻字者，如：

謝惠連《鞠歌行》：“姿”知貲離疲吹危差垂。王融《桐樹賦》：“隈”枝。

簡文帝《宣武王碑銘》：迤披“輝”池斯；《春日想上林》：奇宜“衣”移池窺羈。沈約《明之君》：“茲”岐斯爲，移垂爲；《洛陽道》：“比”靡綺倚；《出重圍》：奇“維”卮。劉孝威《望棲鳥》：差雌

① 凡認爲偶然合韻的字，則加引號以爲標記。

垂枝疲兒“絲”危知。

在將近二百篇的詩賦當中，只有這八篇與上面何遜一篇是出韻的。我們當然可以把它們認爲例外，也許其中有些還是傳寫之訛，或偽品。最可疑的是沈約的《明之君》。就沈約的全集看來：魚虞顯然是分用的，而《明之君》第一首以“初”“居”與“愉”爲韻；支之顯然是分用的，而《明之君》第二首以“岐”“斯”“爲”與“茲”爲韻。如果我們在別的方面能證明《明之君》非沈約所作，則用韻方面也可以做一個有力的旁證。

此外，傅亮的《征思賦》以“垂”與“暉闡思”爲韻，是支微之相混；薛道衡《從駕天池》以“陞池嶠”與“旗”爲韻，《和許給事》以“戲騎跂”與“鼻至翠”爲韻，是支之脂相混；隋煬帝《贈張麗華》以“知”與“時”爲韻，是支之相混。《百三名家集》在隋煬帝此詩後註云：“此或偽筆”；至於傅亮與薛道衡，或因他們的方音如此，或因偶然合韻，未便武斷，只好存疑而已。

總之，大致看起來南北朝的支韻是獨立的。不過，這裏所謂支韻，其所包括的字，等於《切韻》裏的支韻的字，而不等於段玉裁支部的字。除了邱遲《送張徐州》以“積”字與“吹騎戲寄被義”爲韻之外，更無與昔錫通用的痕跡；又如“皮爲離施儀宜荷靡羅吹差池馳陂熊”等字，也不歸歌而應該依切韻歸支。

(乙) 歌 戈 麻

歌戈麻同用者：

何承天《上白鳩頌》：華嘉柯；《朱路篇》：華霞車歌筵和波阿遐家。謝靈運《撰征賦》：波過沙；《長谿賦》：華羅紗。《感時賦》：賒河跼過何科。顏延之《秋胡行》：河華過柯阿。鮑照《舞鶴

賦》：多華嬌霞；《河清頌》：河多歌，和波柯羅遐牙家；《代堂上歌行》：歌河何華霞葩梭娥羅和多過；《代白紵曲》：多和芽華；《擬行路難》：花家花華多；《梅花落》：多嗟；《還都至三山》：波阿羅河華芽霞家歌多何；《歎年傷老》：多歌華；詠老：華何。謝惠連《雪賦》：沙霞多；《詠螺蚌》：羅加沙和。蕭子良《賓僚七要》：華河沙多波。任昉《侍釋奠宴》：多家華。

歌戈同用者：

謝朓《和王長史》：河多歌沱和波蘿陀荷阿過莎。簡文帝《西齋行馬》：珂陀河靴多，波莎過。梁元帝《屋名詩》：和過歌蘿多波。沈約《昭君辭》：河娥波多蘿峨歌過；《從軍行》：多河波莎蘿阿戈歌和何。江淹《水上神女賦》：波阿置多歌何；《秋夕納涼》：歌阿波多過河；《效阮公詩》：河多“華”過何阿。庾信《哀江南賦》：河波多河歌。薛道衡《臨渭源》：羅多波河過歌和戈。同此派者：高允，謝莊，王融，梁武帝，昭明太子，陶弘景，邱遲，劉孝綽，王筠，何遜，吳均，陳後主，盧思道。

麻獨用者：

王融《檢覆三業篇頌》：加瑕華奢邪置。昭明太子《七契》：家華車邪，華邪花。簡文帝《七勵》：嘉華葩花，家華花霞；《茱萸女》：斜花華斜家車。《變童》：瑕賒牙霞花斜花車嗟。江淹《蕭太傅東耕祝文》：華霞“波”；《當春四韻》：花霞斜華。沈約《冠子祝文》：加化賒華車家。何遜《南還道中》：華家霞花植瓜斜麻譁奢車沙嗟。庾信《枯樹賦》：加牙花霞，槎花。盧思道《美女篇》：華花車斜紗家。同此派者：高允，謝莊，梁武帝，邱遲，王僧孺，王筠，劉孝威，庾肩吾，陳後主，徐陵，張正見。

由上所述，可知南北朝第一期歌戈與麻還是混用的，至第二期

以後，麻韻方才獨立。高允是第一期的人，集中歌麻分用，也許因為集中韻文太少，看不出合用的例子。蕭子良與任昉是第二期的人，他們的歌麻同用，大約只是仿古。江淹更奇怪了，依大部分的情形看來，該說他的歌麻是分用的；然而在他的《效阮公詩》與《蕭太傅東耕祝文》裏，却是歌麻合用。江淹是第二期的人，但他的用韻却有好些地方與第一期相似，非但對於歌麻是如此；這也許因為江淹是早熟的詩人，他用的韻還是第一期的風氣。

(丙) 魚 虞 模

魚虞模同用者：

傅亮《喜雨賦》：娛余濡巫雩孚隅區塗蔬衢漁虞疎。謝靈運《山居賦》：湖區餘徂塗娛敷如，榆樛殊如虛疏衢敷腴初，徒模無書諸渝；《撰征賦》：隅殊書誅奴，餘除余樞，居墟娛餘，都圖謨徂且愚，徒腴都孚，徐殊隅書，“臺”(?)隅渠；《會吟行》：初敷。高允《羅敷行》：敷虜殊梳裾跼。顏延之《行殯賦》：隅衢儲；《秋胡行》：徂除枯隅蕪。鮑照《凌煙樓銘》：隅區除塗吳居扶；《石帆銘》：趨驅虛殂驅途；《代白紵歌》：居疏渠舒孚除須，《從過舊宮》：塗榆圖湖初衢漁荼腴居敷渝徒芻；《擬古》：都儒書壺隅廬初疎。謝莊《舞馬賦》：攄餘都臽。昭明太子《殿賦》：隅廡書；《七契》：吾模圖驅途，驅娛，虛渠書，隅驅慮。簡文帝《七勵》：疎衢珠居；《吳郡石像碑》：書銖驅駒劬祛吳；《宣武王碑銘》：符圖虞初徒；《怨歌行》：餘初居驅除舒魚疎祛輿；《有所思》：輿疎虛蕪；《望同泰寺》：圖珠吾殊雛臽趨銖驅踰居。梁元帝《玄覽賦》：愚衢墟書，魚鬚軀珠書，娛渝書；《戲作艷詩》：夫鬪珠餘。任昉《知己賦》：車餘娛輿。江淹《思北歸賦》：墟蕪梧徂夫；《娼婦自悲